

阡陌岁月

海门旧事

(翻译家、华东师范大学法语教授) 何敬业

写下这个题目,心头着实纠结:是否应该是椒江旧事?我对椒江这个近几十年才启用的新地名非常陌生,而且我回忆的旧事都与当年的海门相关,想到海门老街的牌楼仍在,于是心结顿解了,还是用这个题目吧。

据家谱考证,我的先辈自宋代起即定居黄岩,所以毫无疑问我是黄岩人。但非常不好意思,我今年80岁了,在故乡台州前前后后总共生活却不到15年。我出生在黄岩城关司厅巷,不久即随父母移居海门;7岁那年新中国成立,我又返回祖居黄岩城关东禅巷,直到17岁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并最终离开故乡,一直定居在上海。因少年时期有3年在杭州读初中的经历,所以我在黄岩总共也只生活过7年。

打我记事起,只知道家里租住在海门的四明会馆隔壁,房前有一个典型的四方道地。通衢桥、万济池等是常常听大人们说起的附近地名。我父亲每年有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做橘子生意,等春天商务结束才回海门。他受上海文化环境的影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看重。从我两岁起,

他有空就教我认字板。他剪好许多方形白纸卡片,用毛笔写上正楷字,每天教几个,附带讲解意义。如学到“孔”字,他除了字本身的意思,还讲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我很喜欢这种寓教于乐的学习方法,积极性很高,经常主动缠着父亲识字。我们一起去上街时,父亲会指着店招、广告等上面的字考我,检验并巩固我的知识。就这样,我到四岁就认识了近千个汉字。父亲想让我上学去读书,但当年学校认为我实在太小,没同意,第二年,我终于由姐姐带着进了海门中心小学一年级。

75年过去了,许多记忆有些模糊,但有几件事仍然值得一提。海门中心小学很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应该与当年学校里的进步教师的教育理念有关)。我们有手工劳作课,强调手脑并用。老师教用青丝泥做砚台,用毛竹做笔筒,用五彩油光纸做风车等等。虽然我因年幼常常被作业搞得狼狈不堪,手笨戳破出血,脸抹得像戏曲大花脸,做不好作业哭鼻子……但也在种种挫折中得到小小的锻炼。有一个喜剧场面我

至今难忘:由于我喜欢唱歌,又长得胖墩墩的好玩,有一次早上在操场升旗时,老师竟要我到台上表演。可是我当时立在台上看到下面那么多同学时,呆立着忘了要唱什么,惹得全场哄笑,我被吓得大哭起来。老师见状不妙,立刻把我抱下,换上了同班的金可人同学。金可人引吭高歌,换来阵阵喝彩,也难怪他日后成了台州的音乐界名人!

我在海门中心小学时,举行过几次教师节,就是让学生送礼给老师。到了那天,学生送的各种礼品堆放在教室的课桌上。礼品不规定价值,丰俭,任由学生自愿赠送,但都是实物,没有礼金。现在想来,国民党统治后期通货膨胀厉害,教师生活艰难清苦,学生和家长借此也向老师表示敬意吧!

我家在海门的生活并不平静。1945年日寇战败投降前夕还扰乱过一次海门,我们全家避难到南野村,我的大妹妹就出生在那里。我父亲不仅在上海做黄岩蜜橘生意,还与人合股在海门开了一家文具店。这家店除了文具用品,还兼营一些书

籍。也正是凭借这个便利,我父亲给我购买过百本一套图文并茂的小学生文丛和五十本一套的世界文学丛书(可惜忘了书目)。这些读物陪伴我童年的学习生活,也启蒙了我的文学意识,让我得益终身。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家从四明会馆隔壁搬至北新街靠近码头的地方。楼下是父亲的新民文具店,二楼是全家居住的地方,我小妹妹就出生在这里;而最有意也令人终生难忘的是:1949年5月,我们就站在这里的二楼窗口前,目睹了解放军行列由北向南进入海门,建立了新的人民政权。

离开海门65年后,我应邀在台州市图书馆做法国文化讲座。海门已改名椒江,我成了回来寻梦之人,真正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啊!承蒙毛旭馆长热情安排,我在少年居住的北新街(现名海门老街)重逢了阔别65年的小学同窗金可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他是大陈岛垦荒队员之一,我也与有荣焉,但更上心头的却是当年海门中心小学唱歌的那一幕。

青青子衿

台州史赋

牧野 (文史学者)

黄金海岸,钟灵毓秀。怀拥东海波澜,杜甫诗赞,云水长和岛屿青;文山邂逅,海山仙子国扬名;世纪曙光,温临成双。雁荡挺奇于南,谢客赴任,伐木开径登天姥,长夜举火赴章安;温合模式,股份合作开先河。括苍峻灵于西,景星岩险,九台沟幽;洞天福地,宋真宗言多神仙之宅;麻姑老王远,见证沧海成桑田。天台耸秀于北,石梁瀑飞,琼台谷仙;刘阮采药,桃源遇仙同得美姝;孙绰一赋,掘地当作金声;文人墨客,名僧高道,飞腾直欲天台去;徐霞客首游,奠中国旅游之日。

历史久远,古韵悠悠。“灵江人”化石,展十万年前古人美颜;下汤遗址,留万年前新石器文明;黄帝梦游,华胥之南见台州。蟠龙大盆,直内戈,展商周青铜铸炼之精妙;大溪古城,塘山大墓,露朦胧面纱里东瓯王国。置县肇于西汉,一脉九曲漫漫回浦;改名时在东汉,美好愿望章治久安;设郡三国孙吴,东溯溯其名临海;置州唐初武德,山岳神秀得称台州。

佛宗道源,和合圣地。智者入天台,创释氏中华第一宗;灌顶弘佛理,国清隋梅枝繁叶茂。最澄受戒龙兴寺,扶桑天台宗开枝散叶;义天学法赴丹丘,高丽法华经广为传播。延恩古寺,门前尚遗涌泉之迹;灵隐名刹,活佛济公家喻户晓。一出使东瀛,日本朝野尊为“国师”;宗泐取经西天,太祖御戏称“秀才”。葛玄炼丹植茶,道教尊称“葛仙公”;赵炳济世治疫,民间供为“白鹤大帝”。承祜南拒捷径,李白天台访司马;用诚悟真创南宗,雍正御碑祀紫阳。寒山拾得话和合,释道融儒称圣地。

耕读传家,重教尚学。晋有高士任旭,志操励俗,博学明道,为台州正史立传第一人;宋齐顾欢勤学,隐遁不仕,开馆授徒,“受业者常近百人”;唐则广文博士郑虔,号称“三绝”,暮年贬台,行教化启慧黎民;宋有徐氏父子,学行致一,拒官乐教,“道学千古传,东瓯说二徐”。朱熹两莅崇道观,一代大儒,传道三台,门下贤才遍六邑;刘璈赴任台州府,主政八年,广建书院,台之文教大振复。台郡户尽诗书,成就“小邹鲁”之美誉。科名迭起,任官辈出。文武七状元、一朝六宰相、父子同折桂、兄弟四进士、一门三巡抚、两代五进士等佳话连连。南宋咸淳元年,一科中进士五十一;当代最高学术,拥有院士二十二。

水灵人杰,朝多才俊。首位进士项子迁,品高诗佳,杨祭酒逢人说项;少年状元泰不华,才艺广博,元季诗人推第一;过目成诵王士性,穷幽极险,人文地理之鼻祖;《全芳备祖》出陈咏,广记博录,植物辞典世最早;陈普卿歌介刚直,精修《赤城志》;贾似道相位显赫,玩撰《促织经》。陈仁玉辨察精详,辑录《菌谱》;赵汝适潜心海外,撰《诸蕃志》。积叶成书陶宗仪,《说郛》成百科全书;传奇状元秦鸣雷,《永乐大典》总校官,博学鸿词齐召南,精舆地著《水道提纲》;文才并茂茂学标,精声韵作《汉学谱系》。奎章博士柯九思,墨竹“荣枯稚老,各极其妙”;证文考史洪颐煊,山馆藏书之丰,无出其右。

山刚骨鲠,代有英杰。有名无实际陈元,以高第列身台谏,著《骨鲠集》而行世;从政清廉杜丞相,与司马光齐名政坛,赐谥清献贤声;洗菜皇后谢道清,以病弱苍老之躯,撑南宋飘摇朝廷;刚直御史吴时来,死牢流放无所惧,一心为国清朝纲。罗适一生兴水利,百里官河造福温黄;王、季援朝抗倭寇,丰功伟绩立碑韩国。“读书种子”方孝孺,灭十族哀恸神州,鲁迅赞“台州之硬骨”;连中两元陈廷嘉,殿试直面逆龙鳞,永乐识才降其甲第。两部尚书陈函辉,无力回天救晚明,写《自祭文》云峰殉国;一代奇人齐周华,甘弃青襟葬野蒿,冒死为吕留良翻案。

风云际会,波涛拍岸。孙吴势将覆夷洲,台湾人中华版图;辛景龙顾抗孙恩,府城初筑显峥嵘。武德置州扩城垣,天寒以犒军,元官万户吃糟羹,张灯早他他一日;方国珍控浙东南,孝子思慈母,中秋家家做糕团,赏月晚别地一宵。嘉靖间倭寇猖獗,黎民遭水深火热;谭子理运筹帷幄,练兵训卒,修城浚濠安六邑;戚继光横槊马上,九战九捷,扫尽倭寇靖三台。国民党败逃海岛,沿海被劫航滥炸;张爱萍深谋远虑,调兵遣将,选准一江敌门户;陆海空联合首战,一举解放,残敌全逃浙境清。

如何拍摄“风”,如何用静态的摄影表现嬉戏的动物? 三门摄影家胡传斗,在外出扫街时,善用手机自带的“慢门”,将物体拍“虚”。 这种虚感,不会影响图像的观感,反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效果。 普通人用工具生产,艺术工作者往往善用工具,描绘他们心中的图景。

——编者絮语



茶言观展

四月风

胡传斗 摄

读书之味

黄金时代的巧克力

(搏击界的厨子) 王斌

我小时候的志向并不是当作家,而是开舞厅。一到晚上,我披上斗篷,坐在漆黑的角落,冷冷盯着旋转的宇宙灯,思考人类是不是恐龙变的。背景音乐应该是一首进行曲,与稳健的摇滚形成二重奏。穿着喇叭裤的人们,因为争风吃醋扭成一团。

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我趴在沟壑纵横的课桌上做白日梦。桌里塞满了石灰粉、砖头,还有小说。

我爱阅读,但还不认识王小波。如果认识,白日梦里应该会增加一个情节:舞曲高潮时,联防队员破门而入,大声喝道:“全部拉到学习班!”我在角落缩成一团穿山甲,朝着队员眨眼睛,怀里揣着汗津津的《黄金时代》。

梦中我流了口水,数学老师叫醒我。他将30°角两边延长了一倍,问我多少度。我说,应该是60°了。话音刚落,他朝我射出一段粉笔,却被我一个侧闪轻松躲过。他咬牙骂道,你这个寿头。

我不爱说话,大家都认为我是寿头。包括我爸。他对我妈拳打脚踢,打完,不忘语重心长教育我一定做个有良知的孩子。

我是个怂包,只会点头接受。他还说,你如果不学好,以后就同对面那混蛋一样遭人嫌弃。我爸说的混蛋,是真哥。

真哥是我村裁缝的儿子。生得白面朱唇,长发盖耳,架副近视眼镜。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穿着一件蓝色运动衫,袖管里藏着一把美国枪刺。听说这是他的爷爷在战场上从一个敌人手里夺得的。

这把枪刺象征着家族的荣誉。真哥十二岁就凭它征服东部四镇。很多成年人,都以跟他后边瞎混为荣。

我家和他家只隔一条污浊的小河。早起晨读,我很大声。这时真哥就倒挂在沿河的防护栏上,紧抱双臂,闭着眼睛作钟摆运动。他神色冷峻,步态嚣张,像条巡视领地的公牛。我想,我和他的世界永远不会有交集。直到有一天,真哥在我的豆浆游戏厅门口叫住我:喂!读书人!帮我鉴定一下这是什么书。

他递给我一本皱成尿布的书

籍,眼神闪烁着求知的渴望。我拉平富有弹性的封面,赫然发现上面写着“黄金时代”。

真哥解释,小衙内为了讨好他,特地孝敬他这本书。他如着了魔般不知翻了多少遍。越看越觉得这是一场阴谋。因为他的内心,对这个世界起了疑心。

我们的伟大友谊就从那一天开始。

那年我13岁,真哥15岁。我们坐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闻着拖拉机呛人的浓烟,一起重温王二21岁生日那天的情形。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早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

王二的叙述,让我突然领悟到,文字原来是有色彩和温度的。看完《黄金时代》,我整整一个星期不想讲话。人的自由意志,到底要修炼到何种程度,才可以把荒诞和扭曲,揉成一出深刻的喜剧。

从此我化名王二,他化名浪漫

午后才能睡一会。到她店里吃早餐的有一些六七十岁的老年人,这些人都是常客,都熟了,看到她活络,常会跟她开开心玩。她一边喂喂,一边呵呵一笑而过,总能应付得体。得空她还跟老公开玩笑,拍拍背什么的,感觉关系非常默契。有时候也说,哎呀,我累死了,得坐一会。她老公总是默默地干着。

别看她店小,但手续齐整。有一次我来吃早餐的时候,发现边上的店都关着,就问她。她说,上来检查卫生,那些店因手续不全,被要求关一段时间。

看着她这早餐店生意好,有人羡慕,在她的边上也开了一家,位置在拐角处,比她的好。新开的店,弄得清清爽爽,桌子什么都是崭新的,却很奇怪,一直没人吃,冷冷清清的,这样她的利润就少了;碰到有人少付,她也从来不说,虽然做着小本生意,却不小肚鸡肠。总之,处处感觉到她的大方和对你的尊重。

开早餐店,很辛苦。他们常常凌晨两三点钟就起来,到菜市场买肉买菜,回来做包子馒头等,做着做着就天亮了,开始卖早餐,一直要忙到

故人故事

小小早餐店

(乡村野吟者) 刘从进

小城的一角,有一家小小的早餐店,很不起眼,十平米大,七八张条桌,门口摆一个炉子一个摊,没有店名,但一看就是早餐店。

我住在边上,赶早出门或偶尔起晚了,就在此吃早餐,有六七年了。开店的两个仙人,年纪在四十出头的样子。女的一米五八左右,样子不错,人活络开朗,态度也让人舒服。男的一米六多点,矮,穿一件黑黑的外衣,留几根小胡子,有些邋遢。吆喝声基本属于女人,男人也走进出地忙碌,像个胆小的学徒在边上卖力地帮忙。

一天,我来吃早餐,里面黑咕隆咚的,有点乱,墙壁上挂着一个电视屏幕。那时候,我吃得简单,一个大馒头,一碗咸豆浆,一共两元钱。她的豆浆很浓很香,味厚,我最喜欢。有一次一碗豆浆差不多喝到底了,为了不浪费,放下瓢,抓起碗,想把剩下的都倒进嘴里。结果一不小心,没捧牢碗,倒在地上了。她看到了,立马舀了半勺豆浆,说再加一点加一点。这下很尴尬当然也很温暖,我直说,你喝豆浆不要放油条,喜欢多